

2015 书评特辑(廿八)

华丽与苍凉

文/杨旭



喜欢张爱玲,在没有“粉”这个词以前,我以为,我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“张粉”了。

喜欢她源于她对文字拿捏的精彩,一些翻译过她作品的文学家也曾感慨道“即便当年的播音员也很能准确解释她的词语,更别说词典了”。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”“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玫瑰还是‘床前明月光’”,这些张爱玲作品中的经典语句,始终经久不衰。加之晚清名臣李鸿章曾外孙女的“最后贵族”身份,与汪伪国民政府高官胡兰成的恋情,使她的人生充满传奇。

张爱玲 1920 年 9 月 30 日生于上海。母亲是名门之后,祖父是清末著名大臣张佩纶,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。4 岁,母亲留洋,后与父亲离异。童年的她,大多在阴暗的老宅子里度过。目睹了常年吸食鸦片、留恋青楼、沉沦父亲的流年过往,使她日后的大多作品都涂上了苍凉的底色。1937 年,因与继母发生争执,被一向极为宠爱她的父亲监禁,甚至一度濒临死亡。半年后她侥幸逃脱,投奔母亲,自此与父亲断绝来往。

四十年代初期,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文坛,张爱玲的作品犹如“奇花异草”,在大多数文学家因身陷被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而苦闷与痛苦之时,唯有她的作品围绕男女之间的爱与恨进行创作,因此很是出挑。1944 年 9 月,她的作品集《传奇》出版 4 天后再版,她的“辉煌”可见一斑。加之由她本人改编成剧本的《倾城之恋》的上映和持续的“高热”,与散文集《流言》的畅销一时,使张爱玲成为当时文坛的“风云人物”。

这一年她 24 岁。

面对作品的某些批评,张爱玲是这样回应的:“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,我是写不出来的,也不打算尝试。因为,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。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,我的作品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。我以为我在恋爱的时候,是比战争或者革命的时候更朴素,也更放恣的。”这就是张爱玲,有自己的风格,不受他人影响的特质。

也是在这一年,她与胡兰成相识了。从他们相识的过程中,也印证了她“回应”中的特质。首次见面的他们就足足谈了 5 个小时,从文学到艺术,从音乐到绘画……一见钟情自不必说。翌日见面,恋情迅猛发展。在首次见面分别前,应胡兰成请求张爱玲送给胡一张照片,照片的背后她写下了这样一行字:“见了你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喜欢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”可见她对他的钟情。在他们的恋情中,她希望只要“岁月静好,

现世安稳”就好。但好景不长,胡兰成因政局逃亡。逃亡途中先后与两位女子同居,张爱玲于 1947 年 6 月结束与胡兰成的恋情。直至 1956 年,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保罗文艺营中张爱玲再婚,与长她近 30 岁的赖雅结婚。在与赖雅的 10 年婚姻中,张爱玲基本充当了赖雅的保姆和经济的主要提供者,10 年后赖雅离世。

自此,张爱玲开始拒绝与世间来往,独自生活。即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的研究中心就职时,她也是在傍晚同事们下班后才出勤,独自工作至深夜。甚至于为了不接触到“人”,她在公寓的门上专为送餐人员制作了帘布,通过帘布将食物递送进来。这也就不难理解,1995 年 9 月 8 日张爱玲去世后近一周才被发现的原因了。

有人说困难与辉煌是“姐妹”,没有灰色的基调,很难绘制出绝世的佳作。张爱玲亦然。她的一生也许如她的作品一般,华丽,精致,但始终无法逃脱沧桑与悲凉。



理查德·梅比:当代不列颠最伟大的博物学作家
一部跨越园艺、文学、历史的典范之作!

杂草的传奇故事 野性从未走远……

杂草是某种类型的植物还是一种人类的思维?它们是生物品种还是文化的产物?它们为何存在?如果没有它们,世界将会怎样?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·梅比讲述了在人类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,四处流浪的杂草是如何被定义、被诠释、被限制和被不公平地对待,又是如何冲破文明的边界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看法。理查德·梅比一方面为自然界不被待见的植物辩护,一方面从历史、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和民间故事中钩沉杂草与人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文明背后的野性从未走远,一部立足英国本土的杂草变迁史,却勾勒出全球化视野中一幅包罗万象的野生植物迁徙和狂欢的图景。

理查德·梅比(Richard Mabey),英国博物学作家和主持人,致力于探讨自然和文化的关系,20 世纪 80 年代曾任英国自然保护委员会顾问,2011 年被选为皇家文学学会会员。他凭借《吉尔伯特·怀特》荣获 1986 年惠特布雷德传记奖,畅销作品《植物大英百科全书》荣获大英图书奖等多项大奖,《免费的食物》《非正式的乡村》《黑暗中的鸣叫》等著作皆获高度评价。他还是《泰晤士报》《卫报》《独立报》园艺专栏作家,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系列片《来自乡间的明信片》的总撰稿人和制片人。



《石景山报·书评》征如下稿件:

- 1、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。
- 2、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。
- 3、书话,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。

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,担任本报书评人。字数一般控制在 1200 字以内,优稿优酬。

来稿请注明“书评”字样,稿件仅限电子文档,不接收纸质稿件,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。来稿寄到如下信箱:

fukan0926@126.com

呼出的是痛苦,吸入的是慰藉
用诗歌呼吸的悲情女诗人

——读茨维塔耶娃诗集《除非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》有感

文/侯坤



俄罗斯著名女诗人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是一位诗歌天才,她六岁开始写诗,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。然而,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位天才女诗人,茨维塔耶娃一生命运多舛,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。她于 1922 年流亡欧洲,1939 回国后不久丈夫即被逮捕处决,女儿也被流放边塞之地。绝境中的茨维塔耶娃为了生存去寻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,却遭到无情的拒绝,无路可走的女诗人最终自缢身亡——其人生际遇之绝顶悲惨令人万分痛惜。

在茨维塔耶娃悲剧的一生中,诗歌或许是她唯一值得欣

慰的寄托。她在诗歌里向命运呐喊,她在诗歌里向未来呼唤,诗歌帮助她在痛苦压抑的人生中寻得片刻解脱,俨然成为她的一种精神呼吸。

所谓“呼吸”,无非一呼一吸之间,呼出的是痛苦,吸入的是慰藉。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集《除非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》里,有这样一首《献给勃洛克的诗》读之令人五味杂陈。“石头投在静静的池塘里,一声哽咽,仿佛在呼唤你。”茨维塔耶娃在向勃洛克表达她的敬仰之情,然而那悲怆的语调让我们听出了许多源自她内心的伤痛。“于是,踏着羽毛,我走向门口,门外——就是死亡。”一段寒意十足的诗句,足以令我们感受到茨维塔耶娃的人生多艰,以及那份无法躲避的绝望。另有一段“我的手与你的手,永难相聚,亲爱的,除非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”,表面上在抒写爱情的错过,实则亦在隐喻生活的无望。显然,饱经沧桑的茨维塔耶娃在诗歌中呼出了些许痛

苦。难怪茨维塔耶娃自己说:“我总是被打得粉碎,而且我所有的诗都是最清脆响亮的由衷的破碎的声音。”

当然,茨维塔耶娃绝不是一个喜欢沉溺在诗歌中,并不断哀怨叹息的女人。坚强的她,更愿意借助诗歌吸入一些安慰与动力。在《有人是石雕,有人是泥塑》一首中,茨维塔耶娃写道:“我撞碎在你们花岗岩的膝上,又随着每一个波浪而复活,万岁浪花——快乐的浪花——大海上高高飞进的浪花!”诗里,浪花碰撞岩石,不惜粉身碎骨,换来快乐的飞进,这是多么动人的向上场面啊,你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位历尽磨难的女诗人之手。茨维塔耶娃还写道:“在我泪珠滴落的地方,明天将有月季花开放。我曾编结花边,明天,我要织网。”诗中,月季花开放在泪水之上,茨维塔耶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娇艳的花瓣上若隐若现。那一瞬间我仿佛读懂了:茨维塔耶娃从不是贪恋悲情的人,她

心中有一团热情的火,希望的火焰投射在她的诗歌里。

呼吸之间,张弛有度,这就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,既不过分宣泄痛楚,亦不过度纵容幻想,但她却已经把所要表达的事物,带到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极致。曾有无数人赞美过诗歌的伟大,但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使我不再再次感慨诗歌的力量。虽然终究无法摆脱时代与命运的牵绊,但茨维塔耶娃至少在诗歌的世界里得到了短暂的温暖。茨维塔耶娃,这位悲情女诗人,试图借助诗歌呼吸,不经意间却敲响了时代的暮鼓晨钟,留下一首首绝美的诗行。虽然茨维塔耶娃说:“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是忠实于自己,真诗人总是他们自己的囚徒;这堡垒比彼得·保罗要塞更坚固。”但在读过她的诗集《除非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》后,我们也许能够稍稍走进这位 20 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内心世界,去体会她的那些激情、痛苦和隐喻……